



小牡丹系列

巧遇美男

台湾 蓝雁沙

巧遇美男

蓝雁沙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晓 涛

封面设计：文 苑

小牡丹系列
巧遇美男
(台湾)蓝雁沙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6 字数:128 千字

1998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 000

ISBN 7-204-03242-8/I·557 定价:9.80 元

第一章

坐在从纽约飞香港的 UA800 班机的商务客舱里，林苹仍觉得头好重，意识不清，整个人虚虚浮浮的。

她的记忆是昨夜的酩酊大醉，同事的欢送晚会。一张张涌上带醉意的笑靥，一杯杯送到面前琥珀色的酒，烟味，笑闹声，喧哗声，还有听不清楚的隐约音乐声和一丝不该在那种场合、那种气氛中有的莫名伤感——她醉了，醉得一塌糊涂，人事不知，甚至不知道怎么回到独居的公寓，怎么倒头大睡。

如果不是伊玲留在床头柜上的一张字条，提醒她要搭这班机去香港，她真会再处它四十八小时。

太累太疲太沉重——沉重？是被酒精麻木了大脑感觉？第一次知道大醉后的感觉是这么难受，这么痛苦，好像变成另一个人般。

她发誓，从今天开始，绝对滴酒不沾，酗酒对身体有害，肯定的。

简直是笑话，今午起床，她记不起自己是谁，要看了护照才知道自己是林苹，二十八岁，受聘于香港一家跨国顾问公司做高级电脑顾问。

电脑——脑子里立刻闪出好多奇奇怪怪，乱七八糟的符

巧遇美男

闭起眼睛想休息，眼前又出现了电脑上哪些乱线和符号、数字，莫名其妙的恐惧由心底升起，猛然睁开眼，吃惊的轻呼。

“你——不舒服？”身边立刻响起一个温文有礼的低沉声音。她迅速看一眼，一个相当体面的年轻男人正近距离凝望着她，是坐在她身边的陌生乘客。中国人。

“不，没有。”她用仿佛生锈的广东话回答。啊？她能讲广东话。“我想到一件事。”

“你脸色不好，飞机起飞后你一直很紧张，很不安，我以为你不舒服。”男人微笑着，令人舒服的微笑。“你回香港？”

“不——”她只说一个字，立刻仿佛有千言万语要从心中涌上，但又像被什么东西阻隔住，说不出来。“我是——‘去’香港，去香港工作，我想——我住在纽约。”立刻觉察出语病，我“想”住在纽约？住就住，怎么“想”？

“我是陈坚白，坚定的坚，白色的白，有人说我的名字太文艺，是父亲取的。”他说话相当风趣。“香港人，回香港。”

“我是林苹，”她说。有什么不对吗？她是林苹，当然是，为什么觉得有点怪——又是酒精累事。“电脑工作者。”

“可以说是同行，我有一家电脑软件公司，这次到纽约是谈生意。”

巧 遇 美 男

“你——不像生意人。”她强打精神。也许有个人说话比较好。

“本来在美国读大学，学电脑，念了三年书回香港度暑假，能偶然的碰到我的生意伙伴，又碰到一个机会，于是留下来做生意，”他坦白得带点孩子气。“最后一年大学我是会回美国念完，但有机会赚钱总不能放过，我是地道的香港人，很机会主义。”他又笑了。

“我——”她皱起眉头，要仔细的想一想才能说：
“我是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电脑硕士，喜欢电脑，所以工作很出色，是给老板气受的那种。到香港又做类似工作。”

“是吗？”陈坚白很感兴趣。“你的家人都在纽约？”

“我的家人——”讲到这儿她的脸就变了。“我没有家人。只是我一个。”

“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

“我是在教会的孤儿院长大的，”记忆源源而来，她恢复状态。“没有人对我特别好，也没有人对我特别差，我算是幸运的。”“这有家庭很简单，爸爸，妈咪，嬷嬷和妹妹，。他看来的确是那种没吃过苦，没经过挫折的男人，‘我们住浅水湾。’”

“浅水湾，我听过，那是富人住的地区。”“不错。主要的是我们喜欢海，我家后园下面就是海滩，还有个小码头，上下游艇也方便。以后——可以请你来玩。”

巧遇美男

“你是我在香港的第一个朋友。”她说。想令自己开心些，情绪高涨些，奇怪，做不到，有一种她完全不懂也解释不来的心绪横梗心中。酒精真有这么厉害。

“如果你累，可以不理我，休息吧！”他颇莉体贴，虽然他看来同她年龄差不多。“我带了书和杂志，还有小电脑。”

她点点头，再次闭上眼睛。

眼前晃动的仍是哪些乱七八糟的横线、直线、斜线、还有哪些奇怪符号、数字，有了几次的经验，她不再惊异，但很觉得烦扰。这是什么呢？绝对不是她平日熟悉的电脑画面、程式或什么。是酒精令眼睛发花？

勉强令自己休息，眼前终于变成一片黑暗。人是可以靠意志力得胜，暗暗点头，她是这样的人。更多对自己的感觉和认知渐渐回来，她安心些。但是——二十八年来，除了教会孤儿院，除了读书，除了工作，她还有什么？恍恍惚惚的，隐隐约约的，啊！头又痛起来，突然的剧痛，痛得好厉害，忍不住轻轻呻吟……

“林苹，什么事？”孙坚白吃惊。

“我——哎，发噩梦。”她摸摸额头，没有汗，怎么她有流冷汗的感觉。“昨夜同事替她开欢送会，喝太多酒，醉得太厉害，现在是酒精遗害。”

“怪不得脸色这么难看。”陈坚白笑。“刚见到你时，还以为你大病初愈，苍白的脸好像住了几个月医

巧遇美男

院。”

“第一次酒醉，也会是最后一次。”

“向空姐要杯热开水喝，会舒服些。”

“我会要。还想要片安眠药，最好一觉醒来已到香港。”她苦笑。

“不行。东京转机时你要清醒，否则我将很辛苦的。”

“是。我很高很结实，我是运动员。”她很自然就说出来。“跑马拉松的。”

“哦——”他似乎意外。“不是说抱不动你，你不很像，你皮肤太白。”

她看自己一下，意外而吃惊，的确，她皮肤很白皙，绝对不是晒太阳的运动员型。

“也许我在梦中跑马拉松，”她自嘲。“香港没有太多的运动场所？”

“我家有网球场，”他很热情很慷慨。“喜欢的话可以常来，只有妈咪和我打，爸爸比较懒，他喜欢美食。”

“在美国长大的年轻人都不注意食物，”她说：“听说香港人很挑剔？”

“不是每一个人。”他说：“香港人最重要的事是赚钱，只要有钱就代表成功。”

“美国年轻的一代也差不多，念博士学位的人越来越少，大家都往华尔街钻，赚得越多，越早退休就代表成功。全世界都一样，我也为多一倍薪水而去香港

巧遇美男

港。”

“受薪阶级赚钱多极有限，要自己做生意才能赚大钱。”他说。

“赚大钱又怎样？还不是一样吃一碗饭，穿一件衣服睡一张床？”她说。自己很意外，并未想这么说的。

“但是台湾人说：金钱并非万能，但没有钱却万万不能。”

想一想，她笑起来。

“台湾人说得很幽默可爱。”

“现在才来香港，你领略不到真正香港的味道，该早来二十年。”

“二十年前我才八岁。”

“那时香港很优雅，很有气质，很有味道。没有今天的富有，却也不像今天的暴发户欲气，反正很不同。”

“我这个人与优雅扯不上关系。”她耸耸肩。“虽然我白，却真正喜欢运动，我还练过中国功夫。”

中国功夫？这四个字是突然冒到心中，她顺口讲出来。她懂中国功夫？

一次酒醉没理由令她记忆力衰退得如此这般可怕吧？

“我宁愿相信，”他很有幽默感。“功夫高手原是深藏不露的。”

两个人都笑起来，熟悉的感觉油然而生。很好，她遇到一个可以成为好朋友的人。

巧遇美男

“有一个问题，你没来过香港，纽约又没有亲人，怎么能讲广东话？”他好奇的。

“我——学过中文，在大学。”她思索着。没什么印象，她好像天生会讲的。“也认识一些香港来的同学。”

“你讲得不错，至少没有鬼佬腔。”

“我还能看，能写！”她呆怔住了。真的能看能写？是这样吗？

“很佩服，大部分美国的ABC土生仔能听已经不错。”他说：“你只身赴港，男朋友呢？”

“没有。”说得极自然。“你呢？”

“有些拍散拖的女孩子，不想稳定，不想结婚，自由自在很好。”

“GOOD！大家同志！”她点点头。

陌生的香港启德机场，幸好有熟悉香港的陈坚白，完全不用她费心，他已经顺利地把她带领出来。

“我有车在停车场，送你一程。”他说。二十多小时的相聚，仿佛已令他们成好朋友。

她大方的接受他好意。

柏宁酒店。

她望望酒店进门处，似曾相识的感觉，但明明是第一次来。

或者全世界的酒店都设计得差不多。

酒店房间不算大，尤其她美国回来，住惯了大房，她

不习惯。

巧遇美男

安顿好自己，到楼下吃晚餐。

香港的一切很贵，报纸上说是世界上生活指数第二高的都市，仅次于东京——高兴一些，她的记忆细胞已完全醒转。

好好的令自己睡一觉，明天开始要应付陌生的环境，还要向工作宣战。

生活原是战争。

工作了一整天，一切顺利。人事经理把她安排在一间小小的办公室里，没有窗，没有任何景象可看。

无所谓，反正来工作，实在不喜欢还可以打道回府——心中升起一抹厌掷，啊！她是为了换环境才来香港，必须好好工作，暂时她不会喜欢回去。

公司已替她在跑马地租了一层两房两厅的小公寓，待简单的装修完成就可搬进去。有了家之后就可以安定。

目前心中有强烈要求安定的意念。

公司同事虽然相处不错，他们中午也邀她一起饮茶或进餐。

开始她好参加，后来开始抗拒，她不喜欢人多的场合。

她每天自己带三明治上班，很习惯也很方便。

工作能力很强的她处理事情果真迅速，电脑方面知识极丰富，好像没有事情可以难倒她。工作之外她极独立，偶尔心中有丝情绪之外，也坚强，坚强得可以不要朋友。

巧遇美男

她总是躲在自己小公寓中，很享受这份安静与寂寞。

公司还真对她不薄，小公寓的客厅外还有个露台，可以望到马场。住在七楼的她每逢有赛马都可以清楚的看见每场比赛。

可是她对这些没有兴趣。

她不知道自己对什么有兴趣，好像什么嗜好都没有，不烟不酒不爱看书不爱音乐电视，公余的时间她除了做饭做收拾屋子外，所有的时间都爱坐在那儿发呆，心中有一种若有所待的感觉。

她在等待什么？不知道，真的。

日复一日，生活平淡过去，今日好像在重复昨日，明日又等待着重复今天。像一列在轨道上的火车，不停的向着目的地行进。她的目的地在哪儿？

哑然失笑，她根本是个没有计划的人。

一个月后的一天中午，她接到陈坚白电话。

“我在你公司附近，一起午餐。”他说。语气友善亲切，没有拒绝的心理。

她感觉是见一位老朋友。

陈坚白带她到一处酒店吃高级自助餐，也许价钱贵，人不多也不挤，环境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好。

“你的眼神安定了。”他望着她笑。

“曾经不安定过？”她笑。

“在飞机上你眼中是茫茫然，没有焦点，没有目标，就是这样我才多看你几眼。”

巧遇美男

“哪有这样的呈？我坚强独立。”

“看得出。你已经融入了香港。”

“适应环境是人的天生本能，每个人都有求生的基本方法。”

“求生？太严重的两个字。”他摇头。“对环境的感觉如何？找到运动的地方吗？”

心头呆怔。运动？这一个月来根本不曾想起这个字眼，也没有欲望。

她只耸耸肩，不置可否。

“香港好场所难求，何况你是外客。”他又笑。“星期六到我们家，一起玩。”

“对玩——我没有观念。”很自然的她说。

“不需要有观念，参加就行。”坚白说：“你对世事的态度过份认真了。”

“也入场环境造成个性。”

“现在环境改变，一切都可以变，”他是乐观派。
“变得越来越好，越快乐。”

快乐？她又呆了一下，可曾有过快乐的时候？她又茫然。也许她蛤上凡事太不深究的人，二十八年得过且过，对以往的一切，她甚至没有太深刻印象，所有的往事都是浮光掠影，一晃而过。

“跟你学习。”说得不像自己的语气，自己也觉怪异。

“我的朋友们一定都欢迎你。”他望着她。“你有一种很特别的气质。”

巧遇美男

列女志卷之五 貞女 丹 系 列

“不觉得。”突然记起，不喜欢照镜子。

“眼神很冷——”说现在，不是刚遇到你的时候，冷得很有型。”

她笑了。很有型，香港人爱说的话。

“真的。你是怎样节食保持体重？你身上都是瘦肉，没有半丝多余的。”他羡慕。“我妹妹整天不敢吃东西，又运动，还是胖胖的。”

“大概是体质，我没胖过，以前朋友说把我泡在油里也不会胖。”她试图令自己轻松，若常常太认真会不受欢迎。

“是。泡在油里不会腾，会浮肿。”他笑。

愉快的餐聚，并定好周末的约会。

算不算约会？当然不。她和陈坚白只是谈得来的朋友，在她心中，他没有性别，就像兄弟姐妹。

陈坚白的父母是位中年发福但笑容满面的人，他们很各气的跟林苹聊了几句，就退到屋里。陈坚白有很大的家，是独立花园，有八个停车位，屋子里起码六千尺。

是个富裕的家庭。难怪他可以在读在三的暑假回来度假时，很“轻易”就碰到拍档，遇到机会，做起目前嫌钱的电脑生意。这完全不可能是个“普通人”的际遇。

林苹燕不在意他家的环境，对许多世人重视、努力追求的东西，她是淡然的，心中常常有责任感，使命感、她追求的是另一些，可是——她并不清楚想追求什么。

巧遇美男

开始觉得自己蛤上莫名其妙的人，有谁对自己的事这么不清楚呢？

与坚白的来往并不太多，只止于周末到他家打场网球、吃餐饭而已。反正她自己开始清晨跑步。

她是沿着山路往上跑，跑半小时然后回程，回家冲凉吃早餐才回公司上班。也不过两星期，她发觉身体气色都好很多，精神也旺盛，与刚来香港时的低沉不同。

刚来时一定是因为那场空前绝后的大酒醉，加上长途飞行，加上陌生环境，一定是这样，一定是。

“你看来不同。黑了，眼睛发亮，神情气朗，像个跑马拉松的运动员了。”

“本来就是运动员，我体力越来越好。”她也感觉到自己体力强，跑步时耐力极好，有很强的斗声。

“参加过纽约一年一度的马拉松赛吗？”

“没有，”回答得自然流利。“跑步不是因为要比赛，是需要。”

“需要？或是兴趣？”

“嗯——兴趣。”停一停，她才说。

跑步运动当然是兴趣，与“需要”无关，哪个女人“需要”跑马拉松呢？

“有时候觉得你的人你的话都特别，与众不同，说出来出人意料。”他说。

“不懂。”

“不会解释。总之不同。”

男 美 遇 巧

又是周末，她拒绝了陈坚白的邀请，独自留在家里。因为她想起，来香港快三个月，应该和纽约的旧同事联络一下，尤其是伊玲。

她没有伊玲的电话，奇怪的是她怎么也想不起以前工作的公司名字。去人事室查证，她申请来工作总有以前的资料，她得到一个公司名字，也有一个电话。

周末，没有人会在公司。她却拿起电话拨号码，心中有个渴切的盼望，希望能和以前的同事讲几句话。

电话铃一响就有人接听，并且报公司名。

“我找伊玲，她一定不在。我是林苹，以前的职员，希望得到伊玲家中的电话号码。”

“周末公司没人。请等一等——”电话里的男人犹豫几秒钟。“或者我替你查一查。”“谢谢。”她高兴遇到好人。

过了几分钟，那男人回来。“对不起，伊玲姓什么？只有名字很难找，公司有上个伊玲。”他说。

“我不记得！”她皱眉。不止不记得伊玲姓什么，连她是哪个国籍、模样都想不起。“我是林苹，三个月前还在公司工作，我是电话部门的。”那电话笑起来。

“整间公司都做电脑，有千多个员工。好吧！我再替你查一查。”

又过了一分多钟。

“是，林苹，我找到你的名字，三个月前辞职，你那组中有伊玲史东，你可是找她？”那男人的声音热切些。

乃 遇 美 男